

李冬顺◎著

银色人生

江西人民出版社 Yinse Rensheng





银色人生

*Yin
s
e
R
e
n
s
h
e
n
g*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李冬顺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银色人生/李冬顺著.——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2011.5

ISBN 978-7-210-04819-0

I. ①银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92529号

银色人生

作者:李冬顺 著

出版: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

编辑部电话:0791-6898965

发行部电话:0791-6898893

邮编:330006

网址:www.jxp-ph.com

E-mail:jxp-ph@tom.com web@jxp-ph.com

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:19.75

字数:350千字

ISBN 978-7-210-04819-0

赣版权登字:-01-2011-14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定价:32.00元

承印厂: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1 第一章 银榜题名

高考我虽然败下了阵来,招工考试却名列前茅,眼下,我是银榜题名,就要加入银行这个行业,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42 第二章 人生驿站

这个过去我不曾来过的地方,竟然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而又十分重要的一部分。这里是我的福地,是我人生中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驿站,给我带来了欢乐、带来了收获、带来了成功。

119 第三章 光辉岁月

当看到任命文件,蓦然回首,电大毕业回行已近三年时间。在国家金融大变革时代,经过努力和奋斗,我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来,有付出但更多的是收获,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光辉岁月。

209 第四章 艰难历程

我几乎是伴随着银行新结算办法的实施而走上会计出纳股长岗位的。从此,伴随着中国工商银行,踏上了艰难的改革发展历程。

310 后 记

<<<<

第一章 银榜题名

YINGSERENSHENG

江南大地丘陵起伏的丹霞地貌上，琴山麓下坐落着一座近四百年历史的玲珑小城。离它东面二十余华里地，矗立着南北两座苍翠青山，两山之间隔着一里宽的崎岖地带，笔直的铁路和一条蜿蜒的公路，并列着东西走向贯穿而过。众多的房屋簇拥在公路两旁，形成了一段人来人往的街道，街道以北有个四等小站，南边是十里铺人民公社。

我的家乡不在这里。五年前，父亲因为工作需要，来到这个公社任职，我们便举家搬离县城，在公社院内西北角的瓦房里，安家落户。

一九七九年我高中毕业后，成了这里的一名待业青年。

“巩锦华，你这次考得不好，没有被录取。”个子高高的县人民银行人秘股长于利民站在我面前郑重地说道。

“于股长，我考了多少分？”我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失望地问道。

“离录取分数线相差很远。”他回答时露出了遗憾的表情。

“我看看考卷行吗？”望着他手中的一叠考卷，我怀抱一线希望地

提出了要求。

“有规定的，考卷不能看。”他拒绝得干脆利落。

说完，转身离去。

“我要看考卷！我要看考卷！”我紧跟在他的身后，大喊着。

一切都是徒劳，怎么也追不上。

当我惊醒过来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家里的床上，原来是个梦。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参加地区人民银行招干考试，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三个月时间，我一直处在对考试结果的期盼和等待之中，这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感觉最漫长的日子。

眼看着一九八一年的春节过去了，元宵节又过去了，我的期盼是越来越急切，越来越焦虑，不曾想做了这个噩梦。

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万分庆幸这不是事实。辗转反侧，再也睡不着，干脆披着棉袄靠在了床头。

随手拉亮电灯，也不知道时间到了几点，就任由大脑思绪起来。

自从前年高中毕业，我经历了两次高考，都因几分之差而名落孙山。我的大学之梦不但没有实现，反而自信心和自尊心遭受了毁灭性打击。高考太残酷太无情了，哪怕一分之差也不能网开一面，即使连年坐进考场，只要达不到分数线，同样不会另眼相待。录取分数线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门神，将无数同我一样做着大学之梦的高中毕业生，无情地拦在了高等学府的大门外，无计可施也无济于事，只能望洋兴叹。咳！录取分数线为什么不能再低一些呢？

学校考上大学的同学寥寥无几，更加令人羡慕。我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像他们一样，梦想成真，成为天之骄子？

“有志者，事竟成！”不是我不知道这个道理。但看到家里窘迫的经济，看着父母靠每月微薄的工资收入，支撑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，还

得供养着我和三个正在上学的弟弟妹妹。

我陷入了迷茫：继续考下去？继续这样吃喝用穿由大人提供？假如仍然考不上呢？第二次高考落榜后，待在家里的我反复思考这些问题，感到问心有愧，特别是后一个问题，令我惶恐不安，束手无策。

我出生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，眼看再过一年就满十八成年了。经过冷静思考，我意识到不能再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用之人，不能继续成为依靠父母的寄生虫。眼下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，是要有谋生之路，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。有了经济基础，才有条件去追求梦想，实现梦想。

那是个一切生产资料公有，一切单位用人招工统一由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的年代，国家政策不允许私营经济存在，像我这样的适龄青年，一旦离开学校，要想自食其力谈何容易？

我是幸运的，我赶上了好时代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，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刻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，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。从此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。

此时，改革开放政策就像一缕春风，吹拂在祖国的大江南北，吹醒了沉睡中的国民，吹醒了国家经济的复苏，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机会。

就在我坐在布满尘灰的大货车驾驶室里，准备学开汽车，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了不到一个星期，还没有机会手握方向盘的时候，得到了全县招工考试的消息。我立马改变了一生驰骋公路的主意，离开了摆着臭架子既想当师傅又什么都不教我的中年汉子，留下他一人在驾驶室里孤芳自赏。将自己关在家里，重新打开书本，又回到了“两耳不闻窗外事”的日子。

人各有命，现在回想起来言之有理。高考我虽然败下了阵来，招工考试却旗开得胜。一个月后，在全县五百多人参加的招工考试中，

我名列前茅。

我想这下自食其力已不成问题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好事才刚刚开始，正巧又赶上了地区人民银行首次公开向社会招考干部。

一个星期后，我接到了参加招干考试的通知。

三个月前，全县招工考试名列榜前的六个人，万分荣幸地前往地区安荣市，参加了全区人民银行招干考试。考试结束后返家，在县人民医院于股长的带领下，我们三男三女坐在了安荣火车站的候车室里。

我和另外两位男生坐在了一起，考前彼此互不相识，为了打发候车的无聊时光，我们聊了起来。

“考得怎么样？”我首先问道。

“我是学理科的，这里考历史地理，除了数学，其他几门马马虎虎吧。”个子矮矮胖胖的那位，说话时信心不足。

另一位没有吭声，他是下放知青，招工考试享受了政策，加了三十分后，成绩排在了前面。

“我也是理科生，好在历史地理考的大部分是初中知识，还算有些基础。”我聊以自慰的说。

“银行招干还考了珠算，我是临时抱佛脚，来考之前学了几天，最没有把握的还是这一门。”矮胖个子的语气中，露出了些许无奈。

“在生产队我帮助管账，我考得最好的是珠算。”知青这个时候一脸的高兴。

我们三个人就这样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考试情况。随后，说到了考试答题，或喜，或乐，或忧，或悔，答案出现不同时，我们三个人的表情也不尽相同。

“没想到作文题目是‘我的理想’，这篇作文我都写过好几遍了。”矮胖个子将话题引到了语文试卷上。

“读初中时，老师布置的第一篇作文，就是这个题目，真是太巧了。”知青又兴奋了起来。

“我们运气好，写这样的作文不用费太多的脑子，也省得了打草稿。”矮胖子终于露出了沾沾自喜的神色。

“题目太简单不见得是好事，我们感到容易，别人也不会难，写出来的文章分不出伯仲来。”我说出了自己的担心。

“你写了么哩理想？”知青问矮胖子。

“当一名数学家。”矮胖子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我和你差不多，当一名科学家。”知青主动说道。

“你们的理想都这么崇高远大呀？”我惊问道。

“写作文嘛，不写这些写么哩？”知青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。

“你是写么哩？”矮胖子问我。

“我写的理想很普通，做一名金融工作者。”我轻描淡写地回答说。

在考场上，当我打开语文试卷，看到这个司空见惯的作文题时，心想谁都能写得很好。但又转念一想，这可不是老师平常布置的作文练习，而是银行招考干部，出此题目必有其更深的含意，考察应试者是否热爱金融工作，是否愿意将从事银行工作，作为毕生的事业和理想。

听到我的回答，他们两人顿时都愣住了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知道自己考得不差，至少在我们三个男生中是这样。因此，我怀着欣喜的心情离开了安荣市。

三个月来，我一直充满着希望，热切地期待着考试结果。

不知道今晚这个梦意味着什么？

“哥哥，你怎么还不睡？”睡在另一头的弟弟醒来后，看看亮着的电灯，问我。

“就睡就睡。”我答应道。

于是,我拉灭电灯又躺了下去。

南方的二月,春天的气息已浓浓地扑面而来,路旁的桃树虽然还没有披上绿装,但含苞欲放的花蕾已经挂满了枝头,少数性急的已迫不及待地露出了花骨朵儿。

第二天,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闲得无聊的我,在公社门前一块平地上玩起了篮球。

农机站一辆拖拉机由远而近缓缓地驶来,停在了不远处的路旁,司机跳下驾驶室,径直来到我面前。

“小巩,昨天在县城遇见你父亲,要我带个口信,你已经被人民银行录取,马上有工作了。”司机笑容可掬地说道。

“真的?”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惊喜地问道。

随即,我将手中的篮球抛向了空中,任其滚落。

“你父亲亲口对我这样说的,当然是真的。”司机的神情很认真。

“我父亲几时回来?”此时此刻,我巴不得立刻见到父亲。

“听说今天还要开一天会。”

“谢谢你!叔叔。”我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,但他给我带来了喜讯,我由衷地感激道。

“你真了不起,银行可是个好单位!”司机返身前称赞道。

天还是那片天,太阳仍然还是那个太阳。此时此刻,在我的眼里,这一切仿佛瞬息之间发生了变化,天空变得更加蔚蓝,太阳变得更加灿烂。我的心情也如同报春的桃花迅即绽放开来,灿烂无比。

常听人说:夜里梦到的事情与现实正好相反。在此之前,我是将信将疑,不曾想在我身上得到了应验,看来此话不错。我很庆幸昨晚那个梦没有在白天做。

“我有工作了!我是银行干部了!”我跳跃着,欢呼着,高兴得忘乎所以。

虽然已经立了春,但乍暖还寒,傍晚时分依然寒气袭人。父亲从县城骑车回到家里,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候。

“不是说明天回来吗?怎么提前了?”母亲接过父亲手中的提包,问道。

“会议结束了,家有喜事早点回来与大家分享。”父亲满脸笑容地回答道。

“你不是托人带来了口信?孩子们都晓得了。”

“你去弄些吃的,我还没有吃饭呢。”

“看把你高兴的。”

母亲将提包随手放在客厅的桌子上,走进了厨房。

一盏十五瓦白炽灯泡悬挂在屋中央,灯光不是很明亮,父亲坐在了门边竹沙发上,大妹端上一杯热茶,我、小妹、弟弟三人站在一旁。

“把我的提包拿来。”父亲休息片刻后,下达了指令。

弟弟反应快,走近桌旁,将黑色的提包放在了父亲身边的茶几上。

“在县里开会,人民银行邓行长将锦华的录取通知给了我。”父亲边说边从提包里取出一个灰色的牛皮纸信封,喜形于色地递给了我,随即说道,“锦华,你很快要参加银行工作了。”

我接过信封,弟妹们围了过来。信封内装着两份通知书,一份是《中国人民银行干部招收录取通知》,上面写着:

巩锦华同志:

经我行统一组织的干部招收考试和政治审查,你符合我行干部招收条件,经研究现准予录用。

特此通知!

中国人民银行安荣地区中心支行

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日

落款处盖着大红印章。

另一份是培训通知,通知我三月一日到人民银行安荣地区中心支行干部培训中心报到,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岗前培训。

看着手中的录取通知,我的心终于踏实了下来。

此时,母亲将饭菜端上了桌。

“儿子,你差一点去了供销社。”母亲望着我说道。

听得我是一头的雾水。

“前年你和姐姐同时高中毕业,正巧赶上我们供销社内部招工,当时我和你父亲商量决定让谁去,商量来商量去,最后还是把这个难得的机会给了你姐姐。这事我一直放在心里没有对你说,总觉得亏待了你。妈妈也没有办法,手心手背都是肉。”母亲说着露出了涩滞的眼神。

“妈妈!您这样做是对的,应该让姐姐先参加工作。那时,即使你们要我去我也不会去,我的一门心思就是考大学。”我连忙说道。

“如果是这样,我的心就安稳多了。现在你考进了银行,比么哩都好,我也就完全放心了。”母亲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。

“爸爸,您晓得我们县一共录取了几个人?”我关切地问道。

我想知道参加招干考试其他几位的情况。

“听邓行长说录取了四个,另外三个都是女的。”刚坐在饭桌旁的父亲回答说。

“怎么那两个男生都没有考上?”我在心里嘀咕着。

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不久,一天晚自习结束后,我和一同考进县中的同学也是我的好友,回到了学校的寝室里。

“你说,我们以后会做什么哩工作?”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,对他问道。

“你和我不一样,你是吃商品粮的,工作不成问题,我是农村户口,要想有工作是一种奢望。”好友回答说。

“再过几个月,我们就要毕业参加高考了,等你考上了大学,自然会有工作,也自然能吃上商品粮。”

“考大学希望渺茫,读小学赶上了交白卷光荣的年代,初中又在公社中学,我们被耽误了。”好友抱怨没有赶上好时代。

说完,他整理好被子,脱了衣裤钻了进去,我也躺在了被窝里。

“如果考不上大学,未来做么哩工作,从事么哩职业,成为一个么样的人,都是未知数了。”对于考不上大学的未来,我感到有些前途渺茫。

“考不上大学,我回乡当民办教师,再不行就回家种田。”好友对自己的未来,似乎已经有了思想准备。

“要想为人师表,你得更加努力学习,要不然可要误人子弟了,千万别将你的不幸在别人的身上重演。”见他比较消极,我既是开玩笑,又在鼓励他发奋学习。

“这你放心,我这水平当小学教师还是绰绰有余的。”好友对此颇有自信,“锦华,如果你不上大学,准备做么哩?”

“吃商品粮的还真不如你们吃农村粮的,你们至少家里还有‘一亩三分地’,而我却是一无所有,只有靠找工作。”

“你希望能做么样的工作?”

“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”

我对未来很少思考,比较欣赏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这句话。

“我来帮你想一想。”好友侧脸望着我,热心地说道。

夜深人静,偌大的寝室里大部分学生已经进入了梦乡。好友的话激起了我的兴致,我们便压低声音,一起数说着一个又一个单位,憧憬着未来。

我们俩人谁都没有提及银行这个职业。

我们怎么会想到银行?那个时候对我而言,银行是个与众不同的单位,神秘又陌生。神秘得只知道里面有数不清的钱,是有钱人去的

地方；陌生得不曾跨进银行的大门。除了上《政治经济学》课程，接触过金融、银行等概念外，对银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。银行在我的心目中，就如同是天上的月亮，虽然看得见，实际上却离我们很远很远，根本不敢想象自己能进银行工作。

我接到参加银行招干考试的通知后，便做了充分准备，到公社农业银行营业所，借了一本介绍银行的专业书籍。虽然需要复习的功课很多，时间也十分紧张，但我还是抽出时间认真查阅了相关内容，对银行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了解。当我坐在考场上，面对作文题目时，才敢落笔写下“做一名金融工作者”这一理想。否则，即使切中了出题意图，也很难紧扣主题，写出来的文章必然是不着边际，牛头不对马嘴。

眼下，我是银榜题名，就要加入银行这个行业，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二

当我再次告别父母家人，在暮色中踏上西去的火车时，我已经结束了三个月的岗前培训，正在前往县人民银行报到。耳旁不停地传来车轮碰撞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声音，我倚窗凝望着窗外渐渐倒退且越来越模糊的景色，想起了干部培训班第一天上课时的情景。

老师是位个子中等，宽脸大耳，慈眉善目的中年男子，开班典礼介绍他是地区中心支行人事科长。招干考试他是主考官，也正是因为他的气宇轩昂，写作文时才更加坚定了我做一名金融工作者的理想。

“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，是国家的经济中心，发挥着经济枢纽和经济杠杆的重要作用，承担着国民经济总会计、总出纳职能。”人事科长和颜悦色地站在讲台上，只见他用手往鼻梁上推了推眼镜后，娓娓道来。

“我们国家目前设立了四家银行,除了我们人民银行,还有农业银行、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。人民银行具有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的双重性质,承担发行国家货币、经理国家金库、管理国家金融、稳定金融市场、支持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。是为国家吸收、动员、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重要部门。

“人民银行在体制上,自上而下实行垂直管理,机构分设为五级:总行设在北京,分行设在省会城市,中心支行设在地级城市,支行(或办事处)设在县一级,支行下面还有分理处,储蓄所。”

他的讲述,慢慢地将我带进了银行这个特殊的行业,带进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。

三个月的培训期,给我们这批新行员,灌输了大量的银行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。虽然学得一知半解,似懂非懂,但获益匪浅。此时,我已不再是对银行一无所知的懵懂青年,由过去的门外汉变成了业内人。

不知不觉,当火车靠近安兴车站,亮着万家灯火的县城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时,此行的目的地便到了。

毕竟是第一次去县支行,心里顿时感到有些忐忑不安。倘若将银行比喻成大地上的河流,那么,我犹如河流边树叶上的一滴小水珠,伴随着一阵轻风吹来,幸运地飘进了大河里,融入滔滔河流中成为其中的一分子。未来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?是漂移在宽阔的缓流中怡然自得,还是伴随着激流历经波涛汹涌?是掀起惊涛拍岸的磅礴,还是遭遇暗礁危石的险阻?

夜色中,借着县城街道两旁昏暗的路灯灯光,我在临街处找到了“中国人民银行安兴县支行”的牌匾,面前一幢陈旧的砖混结构两层楼房,同样令我感到神秘而又陌生。当里面一道木制双开门被人拉开,紧接着外面的一道栅栏式大铁门向两边推开时,就在我跨进去的一刹

那，仿佛跨过了人生的一道分界线。我清醒地意识到，从此将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。

呈现在眼前的是营业厅，三尺高的水泥柜台横栏在大厅中间，柜台内的灯光下出乎意料地坐满了人。我一阵惊喜，以为受到了最高欢迎礼遇。但当我走近柜台时，除了将众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，少数几个人站立了身子外，绝大多数人仍然矜持地坐在原位。

“这是我们行新招进来的吧？”

“小伙子不高不矮，长得蛮俊秀。”

“听说会读书，招工时全县考第一呢。”

此时，支行正在召开职员大会，我的提前到来，扰乱了会场秩序，叽叽喳喳的议论声立刻传了过来。

我不适应这种场合，不习惯站在众人面前，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议论着，更是感到无所适从。好在于利股长在灯光下晃着他那几乎没有头发的脑袋，很快来到了我的面前。

“你怎么就来了？先到我股里坐坐。”他热情地把我领进旁边的人秘股。

于股长很快离去，我一人坐在人秘股，静静地等候着。

半个小时后会议结束，于股长直接将我领进了营业厅的柜台内，走进一道侧门，穿过一个小通道，然后再跨过一道房门，来到了里面的房间，这幢楼房的关键部位——守库室。

“小巩，你就住在这里。”于股长说。

“好的。”虽然我很惊诧，但得服从安排。

当于股长离去，我独自站在房内，迎面目睹的是镶嵌在内墙上，一个从未见过的大保险门，想想门内是金库，里面存放着不知其数的现金，我感到有些惶恐不安。

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地方，按照常理也不应该是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就可以呆的地方。住在这里有什么规定和要求，会不会安

全,我应该怎么办才好?

就在我盯着保险门怔怔地发呆时,一位在我走进第一道门前,介绍名叫姚依新的人,来到了我面前。他个子瘦小,看着他那依稀可数的头发,我毫不犹豫地断定他已是人到中年。

“小巩,我们是双人守库值班,你住的是里间,我住外间。”他边说边用手指了指通道旁,隔壁的另一间房。

“晚上能睡觉吗?”我探问道。

“不睡觉干吗?”他惊讶地反问道。

“噢!”我不便多问,略有所悟地应了一声。

“你放心地睡吧。除了你我,前面的大门还有人值班,后面是支行的院子,全是行里的宿舍,没有人来偷抢金库,很安全的。”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心,轻声地说道。

“谢谢你!姚叔叔。”我感激地说。

他的这番话对我来说至关重要,否则,我将坐一个晚上。守库值班,我的理解就是睁开双眼机警地坐守着,一旦有个风吹草动,便迅速地做出反应。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新人,初来乍到就得到了领导的充分信任,肩负着守卫金库的重任,更应该忠于职守,不敢含糊。

我的感谢似乎并没有令姚依新感到高兴,相反,他那消瘦的脸庞上,掠过了一丝异样的表情,嘴唇嚅了嚅,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“你早点休息吧,有事就叫我。”他停顿片刻后,终于从嘴里挤出了这句话,随即转身离去。

我心里一阵纳闷,略有所思地目送着他的背影。意外地看见他的臀部右侧,挂着一支露出红布的手枪,枪带正随着他身体的走动而摇摆着,我的心顿时安定了许多。

“好的,姚叔叔你也早点休息。”我礼貌地回答着。

听到我的回答,他条件反射般地停住了脚步,回过头来,似乎又想说什么,犹豫了片刻,最终还是没有吭声,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